

老
卷

春秋

大 字 宋 刊

註

詳

五經 備旨 讀本

本 書 內 容

考據經史者不可不讀

易經

詩經

書經

春秋

禮記

本書在國學上為

最古之書凡古代

哲學文學政治經

濟禮俗等無不廣

為齊備適合現代

中等以上學校之

讀本其中註釋精

審文字淵博誠研

究國學之善本也

研究國學者不可不備

上海大成書局發行

寄傲山房塾課纂輯春秋備旨卷之五

霧閣鄒聖脉梧岡氏纂輯

男可庭涉園氏編次

孫景鴻 克 氏訂

奚實欲重贈之
使人謂楚曰吾
厥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羖羊
皮贖之楚遂許
而與之蓋奚卿
纂經解

在秦常服五羖

繆公慮楚不信

故以奚所衣之

服與之不然則

豈貪之乎又按

繆公所稱賤臣

亦係託辭以譏

楚左氏云賤秦

穆姬者乃虞大

夫井伯非百里

奚朱子已辨其

非一人矣禮之

單伯會四國之

君子鄭公孫敖

會晉侯于戚是

大夫會諸侯也

既而彭生會卻

缺于承筐則大

夫會大夫矣柔

與三國之君盟

于折公孫敖與

三國之君盟于

垂隴是大夫盟

諸侯也既而仲

遂與趙盾盟衡

雍則大夫盟大

春秋精義

春火青台

春王正月

僖於閔雖兄然既嗣其位而後之矣况閔立

而僖嘗臣之公卒曰臣子 例是也故繼閔

之弒不書即他也

次于鼐北救邢

前狄伐邢而齊救之今狄未伐而齊先救之

何也前伐邢攝之而已齊用偏師而敵已退

全敵已入衛齊桓策其必乘入衛之威而以

援乃不趨所急而有次者將以俟邢之重困

而市其德也韓非子曰鮑叔也邢不亡狄不

散狄不敵齊不重且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

之德大故次于鼐北待邢亡也相持至於六

月邢畏狄而潰於是而有夷儀之遷

邢遷于夷儀

左云師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是齊遷之

也以邢遷為文者邢欲遷也正月次于鼐北

六月遷于夷儀邢之忍死待救可知也而三

國之師不成為救固不待言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夷儀夷儀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無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遷夷儀夷儀固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無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魯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
姜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王戌惠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

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

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

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

而後能保其國

保其國

他傳皆云即人倫此獨云

王法須記王度即王法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鼐北救邢

曹師左作曹伯杜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於

鼐北者案兵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年

邢地

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鼐北書次見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

書次次為善救書次次為貶鼐北書次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

分災於禮為急而好攻

戰樂殺入於罪為大

全在在餘上發不速救意情字重書法相出蓋聖人之情著為春秋之

義義本於情情傳於義正好吾相發明力餘而不速蓋恒公即非合三

國之師且當服發夕之若之何兵有餘而反顧望還延以為按

兵之計也他傳重義此傳重禮故曰於魯為急急字正對次字

杜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為

辭夷儀邢地范辟狄難也

夫矣問世樟
宋國三世內娶
故犯黨強盛此
其威勢所積固
未易除也昭公
欲盡去羣公子
力不能勝而公
孫大臣相繼戕
賊子哀去位而
高黎身之義華
孫來盟而無恤
國之心亂兆已
形昭猶不後公
子鮑有禮而好
施國人因之弑
杵臼卿昭立文
公鮑武氏作難
資懷不平文公
殺母弟須及昭
公子殘忍極矣
馬驢
再賈揚荆貢金
充賁漆絲召陵
不賁楚貢金而
毛伯獨求金于
魯春秋固不可
以禹貢例數也
聘
文九年椒聘書
楚子瑤十二年
衛聘書秦伯諫
諸侯無王天下
無霸故也李康
仲子惠公安也

力自城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
著其實蓋與之也其於師之次邢之還不相
掩也桓公於魯以治亂之義於邢以持危之
德於衛似與滅之仁魯亂由慶父桓以始亂
而即除之則其義不彰迨國詞再絕而高子
來盟以靖其難故魯人至今恆望高子也邢
危衛滅由於狄桓以將危而急拯之則其德
不大方滅由於狄桓以其仁不深迨邢播還
而城邢以定其國衛野處而城楚邱以續其
封故邢還如歸衛國公心世傳為美談也蓋
有事以為利乘敗以為功烈卑故與之而不
盡與也
姜氏薨于夷齊以歸
夷齊也夫人孫子邾曷為薨于夷蓋桓公召
而殺之也變文書人討賊之亂也凡書以歸
歸其國也討之是也以歸非也即死所而葬
之可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而侵許故也楚之僭王罪應討又改
楚為荆不可云周之建國矣春秋故用外蠻
故書人今仍從周封之名則可以王法正之
之例以絕之及來聘則接于魯難言荆來聘
故書人今仍從周封之名則可以王法正之
故從王爵以正名而因書以為詳畧至治潛
王之罪而革其號不論書荆書楚一也傳者
於來聘書人曰嘉其慕義而進之伐鄭也而
亦書人豈嘉其得夏而進之耶
公會于榿
謀救鄭也謀而不救何也前嘗救鄭矣不足
懲楚會而謀之將大舉焉召陵之師權輿於
此矣有救而非救次于聶北是也有不救而
深于救會於榿是也

須就邢還上揭出緩師之罪力與聶

齊師師城邢
北有別自遷為文是遞下文法不重
杜傳例曰救惠分災禮也一事而
書邢還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書城邢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惠之功
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以王命與師者正以能救而與之
權者

齊師師城邢
全重志義卒成救惠之功意發揮須本自遷說來以不由王命以下意
專封故聖人可以不權于權
是聖人美桓意非桓能權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杜傳在氏二年不言齊人殺諱
楚人伐鄭
杜稱荆改
號曰楚

楚人伐鄭
楚稱人浸強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無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誠者始
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
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得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
人者豈許及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
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邾人于榿
杜榿宋地公及其會而不書盟
還不以盟告也林衣袞之會六
志同協謀亦就同會上看他非必其果同且協也若果同
協後當無敗偃之事矣體傳則是字今既字念畜下意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偃
邾地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為邾人
於榿又敗邾師於偃於此責公無撫夷狄安中風之誠矣凡此類者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
戰曰敗之者為主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偃
邾地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為邾人
於榿又敗邾師於偃於此責公無撫夷狄安中風之誠矣凡此類者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
戰曰敗之者為主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偃
邾地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為邾人
於榿又敗邾師於偃於此責公無撫夷狄安中風之誠矣凡此類者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
戰曰敗之者為主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杜偃
邾地
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成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為邾人
於榿又敗邾師於偃於此責公無撫夷狄安中風之誠矣凡此類者直
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
戰曰敗之者為主

成風莊公妾也

公敗邪師于偃

經孫仲子之贈哀姜奔邾而邾受之公請於會而討之可矣
于惠而不保成既會于偃而敗其師於義何居繼之會而
風之繼于莊者書之蓋邀其歸而敗之曲在魯也

也故書惠公仲子以正萬世之

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為人夫者以妾友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以兵賁賂友敗之而
母為夫人信也獲其將莒挈季友詐也公賜友汶陽之田及
故書魯公成風費季氏於是始大仲叔之後皆立於友三桓
以正萬世之為之禍友敗之也

人子者胡失國時則倍與成風哀姜之薨至是一百七十日矣而始至蓋齊
薨久矣奈何物以其屍歸絕之於魯而魯請之其喪自齊而
不可贈遺而獨至魯也前書孫以明其當絕繼書以歸以明
假凶事為辭豈其當討則其至非也文姜生還莊以為孝哀
亂世崇信鬼神美死至信以為禮大義之不明不至於禘廟
衣服曰穢是助致主不已其以病僖公也

死若禮車馬曰賄貨財曰賄是助生送死禮知生者賄賄知死何賄穢來未鈔秦晉之讐深而晉人力疲于西

陸秦楚之交合而楚人逞志于南服晉衰楚強秦為之也賂傳春秋時秋為諸夏思東偃齊南

鄭鄭東南界衛城衛已亡而後城具見桓公厚薄之私焉春

城楚丘○二年齊桓城三國屬辭各異皆以實書城邢者三

國之師也城緣陵承威之會諸侯即會咸之諸侯也畧而不序者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

城楚邱雖與裡之會相次然會以謀鄭非謀衛也况鄭逼楚自顧不暇何能為衛執役宋

曹既同城邢而齊來又將會江黃淮營因內難氏役不與故齊舍營獨任楚邱之役觀與

會裡謀救鄭一事是安攘大關係說志同謀協便須含魯不當變意

外者不誠鄭未見德而邢已受禍則公之輔相以安夏者不誠

着眼在誠字要體貼既又二字詐戰只作事實收直書其事

季友之功故持書其所獲大夫生

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二十三年

慶父走莒莒人逐之以求賂于魯魯人弗與為是典師而來伐則罪在

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趾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

善矣今至於兵刃相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強國之事

非王者之師春秋又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賁之備也

敗莒獲挈全重不戰非徒其詐勝也曲在莒魯正好喻以辭命使知不

盡辭以責之非責備賢者之謂收以季方為主而書敗獲

十有二月丁氏夫人之喪至自齊魯杜僖公請而葬之故

癸亥惠十九年

春正月城楚丘

杜楚丘不言

城衛衛未遷也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二百乘○桓公遷邢于夷儀封衛於楚邱邢

遷如歸衛

國忘亡

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正王法也木瓜美

桓公而夫子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按周制封國天子之大權非諸侯

所得而擅衛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閱其心而賦載馳文公徒居楚丘

而後百姓悅則○國固當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

信公

二

春秋精義

火靖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西南界晉一患秋以大功垂法故書示讓乃公穀以爲不
于莊閔之際齊與齊之事封夫以地界人而爵之之謂封爵
救耶衛以壤之離爲秋人其爵自若楚邱其故地耳豈齊界
再患于僂文之而爵之故至齊以霸自居止以楚邱之城
際晉敗箕以退爲專說難通也

葬我小君哀姜

僖謂哀姜之喪已非矣以小君葬之更不可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下陽虢邑而言滅何也虞恃虢恃下陽下陽虢之塞邑也無下陽則無二國矣故晉滅也首謀在晉何以使虞主兵虞貪賂假晉道以伐號且請先伐虢故序晉上疾之也

盟于黃

左云服江黃也江黃近楚楚與國也楚爭衡上國則江黃得議其後故服江黃者伐楚之要計也北杏之會至此二十有四年諸侯服從追江黃遠來而攘楚之勢成矣故盟以結之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十月不雨

此之不雨蓋自十月至夏五月每於時之首月書之者見僖之勤而勤雨者勤民也自前月而已憂之知所重也

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三爭鄭也齊師不出慎之也

者此也桃林戍

閭雨也恐惡書之無一時而不汲汲也

全在衛已滅上正桓以諸侯專封之罪春秋之法即王道也道義是君臣之大節功利不過小惠以小惠視大節則其事微不書桓公所以扶王法而抑千古功利之習也此際正可想見聖學精微處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杜反哭或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

見經滅例在襄十三年

而人其社稷所以爲首乎下陽邑爾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下陽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之意耶

書法發垂戒意方有昧遂其強暴遂字取可玩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

杜賈宋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桓公此盟其服楚之慮周矣其攘夷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見宣十五年滅潞傳當主後十九年盟齊傳檀伯既制其強故止書人兼用四年次陞傳楚強暴恐陵上國

甲子惠

春王正月不雨

杜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傳例曰不日旱不爲災也

通巴蜀東諸侯
多賴以梓全然
則趙宣一生功
不抵罪獨利晉
役非獨利晉亦
通利列侯非但
利一時亦終春
秋並受其福春
秋綜傳

邦文公命在養
民知命者也按
三楚昭王祀不
越望知道者也
願楚惠王使藍
師知志者也
哀十視卜祝史
巫道甚神靈知
鄭之將火礪十
梓慎言魯之將
水懼亡有中有
不中均非知天
者也故聖人以
人占天王應麟
周公曰太廟禘
于太廟是也伯
禽曰世室世室
屋是也魯宮
曰宮恒宮傷宮
災是也周公用
白魯公用辟羣
公不毛此魯祭
之牲也周公盛
魯公熹羣公康
此魯祭之盛也

徐人取舒
從齊合也徐已從齊矣齊伐楚必取道於徐
及舒齊恐徐之中變也使之取舒所以絕徐
於楚因以通伐楚之徑也舒國也變滅言取
何也魯頃曰荆舒是懲蓋舒黨楚蔑若楚屬
邑矣故書取舒云取諸楚也罪舒而恕徐也
六月雨
喜雨也石雨屢書見公能憂民之憂雨而
書以是為可同民之樂教人君以謹天災勤
民事重國本也

春秋精義
春秋火情言

會于陽穀
左氏云謀伐楚也去歲盟江黃以定其交矣
今再會以堅其約而始出其謀蓋使為特角
之援也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在楚東南諸
侯厚集於陘江黃屯守其境楚師一出腹背
受敵矣其不戰而來盟江黃與有助焉惜其
不為江黃入遠計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
楚楚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矣不數年而
楚伐江滅黃君子蓋深為桓病之
公子友如齊蒞盟

夏四月不雨

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按詩稱信
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
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

徐人取舒

杜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縣國而不用大師亦
有志於民全在平日寬儉等語須從詩上想出方是
杜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縣國而不用大師亦

六月雨

杜示早
不竟夏
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
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
喜而從憂不雨上推來懼天災恤民隱從君國子民內說出見其道當
如此須重發玩觀此義則知云云不宜專美僖公以聖人垂教意主而
借僖公發之
方於傳有情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陽穀齊地林衣裳
之會不在九合之數
謀伐楚也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
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
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
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溝塗執轡授江人黃人
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倚
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三謀字相呼應

三謀字相呼應側重奇兵就結江黃時直算到厚陣犄角退師納款上
去是何等揣摩須料想當年利害情形如與其人親謀而熟計之者方

三

三
三
三



盟于召陵

詳易所謂
考無告書所謂
也蓋前人愆者
向于毀以請見
其孝鰥于死無
禮識其忠昭二
繼此獻莊僂然
內惟懿子畧不
類然叔孫遜不
逮矣又何論乎
之世齊其惡也
致颯最後亞聖
并接沐四心傳
屈氏完名楚大夫也伐楚爲大舉楚之來者
亦不得不詳之也師不出而完來楚服也書
來盟于師誓其情也楚子不出遠許完盟退
之召陵而與盟焉夫以請俟而盟完取也故
完之來楚子使之也以自來爲文完之盟諸
侯盟之也以自盟爲文諱諸侯而病恒也其
執言也不敢明楚革僭號近侵疆恐激其怒
而又面戰也其結好也不強楚子使來恐需
而面生變也師退而乘齊奪圍計滅蓋齊師
凡令楚而從齊者皆受齊毒焉蓋量齊師之
不能復大舉也惟絃桓之世不敢侵鄭則壤
楚之效耳王室賴以稍尊中夏賴以小靖一
國之功固亦未可少也

厚一則計齊不果一則計宋不足厚也左氏曰無厚曰無功正可發明此義汪克寬朝朔之禮行于正月則爲朝正行于常月則爲告朔不獨卽位改元而後行之也僖五年傳云齊人執轅濤塗轅氏濤塗名陳大夫也齊道陳以伐楚及其還也濤塗畏齊師之復道陳以重病陳也說之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是濤塗而僕軍之罪矣然道陳而陳憂其病民豈所謂節制之師乎不反已而責人故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及江人執八伐陳齊命也以江黃遠國故命魯及之及不書名微者也

齊桓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召

陵穎川縣也林不戰服楚也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續也桓公帥六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

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而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師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爲盛而揚子稱之曰春秋美召陵是也

且抗若桓稍有雄心豈能隱忍不戰而桓乃退師禮楚真是庶幾王事王者之事總是一個不戰不遂是不戰與之戰此句最重不驕不暴皆從盟上發揮以次盟爲不暴者諺曰桓楮者以其不戰而成此績故序之非取其一成績也○求盟于師須本桓公杖義說來不稱使只作事迹且主服義一意收稱名氏書來盟二書法服義只指包茅不共句說權乃權柄主權宜也○盟于召陵禮兼用重禮邊玩以禮楚使能以禮下之二語見楚猶未全服而桓不以驕暴成服楚之績曰已服謂常服者已服若不服如方城之對桓終不以力服故卒與之盟而不遂也庶幾乎句要斟酌

齊人執陳轅濤塗田杜轅濤塗田
陳大夫

陳轅壘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壘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諫曰師老矣

其資糧屨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輶濤塗
濤塗以病國爲憂見桓政必有所失處不自反而
虐執之德衰甚矣從政數上論起收捫人書法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時齊不行使魯爲主與謀例在宣七年

主陽穀侵陳二傳而
奇兵點起倒德衰祚

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為告

公至自伐楚以伐楚致者侵蔡所以伐楚致其本事也

卿之禮登臺為日之禮皆舊與也至文六年書閏月不告朔

侵陳病齊桓也執之伐之而又侵之已甚矣諸侯方歸而又勒之已亟矣公孫茲叔牙之子故

以閏非常月故闕其禮公之情也十六年書四不視朔則公疾

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而齊其首惡也趙

視朔則餘月猶視朔也至哀公之世而釐羊我

雖服豈心服乎

慨矣然告朔廢而朝正則十二公行之觀襄公

在楚傳曰釋不朝正于廟可証

朝正于廟可証姜嬖專

殺者溺於色而蔽於說也有國家而殺其世

文在位十八年閏不告朔不視

是故也女戎一典骨肉不能保其生數世不

無而不憫會同不與廟壞不修

其行也不然則明之也隱忍而死是陷親於

作主不時神治民之意所謂放心不知求者

也最從義仲擅權敬嬴侍寵卒成殺適立庶之慘行父鷹鵠之

八月公至自伐楚杜公撫從桓侵蔡再伐陳杜公提久意而以至伐楚為大桓公伐楚之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杜公孫茲

叔孫戴伯也范莊十年春二月公侵宋傳曰侵時此其月何也惡之故謹而月之然則凡侵而月者皆惡之林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

楊子曰桓公欲假陳而不果納執轅蕩塗其敬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官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

之威會于陽穀辱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潛乎假之不久而遽歸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

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

勝而驕然桓仲之淺小不在於楚方受盟之後而在於念深禮謹之時蓋其已字猶未字描出異面目甚刻蓋

聖人久已洞及時於是見其衰耳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杜稱晉侯惡用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稱

夏公孫茲如牟杜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

因聘而娶借成元年無水傳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大

夫不書或主隱二年益師傳登名於史策責戚之卿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杜稱

夏公孫茲如牟杜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

因聘而娶借成元年無水傳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大

夫不書或主隱二年益師傳登名於史策責戚之卿者

逐數語不但就
遂之魄亦可寒
接瑣名之心
安國局員呈
魯之弱由三桓
三桓之強始孟
氏僖公時公孫
叔帥師尚未真
政至文盟垂靡
而柄魯之勢已
成出而三家俱
臣季是叔孫得
師師孫行父皆
孟修城邑所謂
修孟固而三家
並固者也迨後
襄仲擅權四交
齊兩交晉一盟
戎一殺鄭一如
宋文公始卒其
仲是賴仲卒其
子歸父乃欲去
三桓以張公室
旋為行父所逐
夫東門之惡在
殺二子行父所
忌在去三桓公
憤私怨子任父
愆其誰服焉東
門逐而季氏強
除之適以興之
此魯三家全勢
也馬驥

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傳曰與其子俱來朝也伯姬僖公之姑
也於禮不得歸寧來已非矣朝其子更非也
父在子不當朝借曰朝焉不必其母之朝之
也杞往其來魯受其禮參議之

公孫茲如牟

據左氏公孫茲如牟娶焉如牟聘也君命也
卿非君命不越境內大夫出境則書其所往
重君命也不書娶私事不足書也

會王世子于首止

王世子襄王也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尊
之也尊之者定之也世子母弟帶寵有寵于后
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
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
請於王而以會為名於是師諸侯會世子于
其載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
齊侯定世子義也惜其難以權術幾於要君
也春秋書會王世子于首止之意然以
諸侯而會世子於外亦以見世子之實功罪
不相掩也王世子不名則于諸侯之世子也
世子無貶者非世子意也或謂世子無王命
而會諸侯夫子出入一制於王况失愛而
恐懼之時乎若抗父出會則大惡矣何得無
恥齊桓公之盛烈日尊周室尊周室者莫大
乎會王世子故公及而列序諸侯辭繁而不
殺也

諸侯盟于首止
吉德凶德事之
書諸侯盟世子不與也諸侯不敢盟世子故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襄王不名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林衣衰
之會七殊會世子夷子諸侯所以定世子也

則抗尊秋抑強也扶弱主廢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
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序禮秩而其
義明經書宰周公祇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
尊君抑臣之旨
而班位定也

實在書法上看出君臣上下之辨分義而現成道理截然不可紊者要
粘着當日王世子事勢發之方與擬配意關合二正字相呼應陵抗是
事實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莊周無異事後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
子尊與王同齊桓行霸翼戴天子尊崇王室故殊貴

目而後凡他皆仿此

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
美之大者也王者首以愛易世子恒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
以定其位太子踐詐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君臣之
道皆得焉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
就以愛易世子上看出變之大方喚得翼戴襄王見為世之大玩詐詐
云云使惠王得以子其子明侯得以君其君皆賴一會功在父子而即
在君臣在王室之父子君臣而即
在天下之父子君臣須看關係
鄭伯逃歸不盟
逃例在文三年
諸侯盟首止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燕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而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于終
病而乞盟如所畏何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盟非王志也
王孫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王
而畏齊故逃歸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

謀之行父之言
秩如矣然若思
叔若莒二子能
以德庇之否若
殺視若出哀
妾能以不德討
之否既以納賂
細莒旋以納賂
會齊趙何矛盾
若斯也而况言
典而最意傲而
專傳于季氏栢
魯之始特詳莒
庶其未弄一篇
具見宿卑公室
意如逐君皆自
行父操縱使主
友為不才子尚
云免展耶轅躬
宣公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曰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
楚蓋王惡齊定世子故命鄭無盟且將引楚
以抗齊也鄭伯從王命耳何以書逃天王有
命不行於諸侯而獨以命鄭乎鄭之從楚舊
矣迫於諸侯而在會既乃託王命而先歸直
書曰逃紀其實也逃者匹夫之行賤之也其
從王命敗否歟非所知也故曰治春秋者不
廢經而從傳

楚人滅莒莒子奔黃

楚復張也莒黃邲也江黃受盟于齊而犇楚
楚今滅莒所以威強而侮齊也齊不能救莒
而黃又受莒子之奔楚之滅黃始此矣

晉人執虞公

此晉滅虞而執虞公也不書滅何虞滅久矣
蓋自下陽滅而號因以滅滅亦隨之矣晉雖
戎首實虞滅號以自滅也且滅者亡國之善
辭上下同力也虞自滅不足書滅也虞稱公
天子之三公也稱人以執討晉也虞公不名明
其為公義不繫於名也不書以歸若執之晉
也虞公昧於貨賄貪以自亡晉人取之如執
一夫見虞公之愚而不能有其國也

代鄭圖新城

六年
討鄭之逃盟也鄭戴於楚以楚近而齊遠近
易伐而遠之救難持也乃決計從楚齊率大
國之師以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
強楚憑陵之氣也伐而圍邑將與宋圍長葛

櫛名分之中而蓄其可者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是變
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賢者守其常
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
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者也

傳中大義字最重春秋道名分以下正是聖人貶鄭伯之意蓋鄭伯承
王命而見貶似與聖人尊王之意相悖故錄以大義為主傳中父子屬
首止君臣屬鄭逃以常字形變字要
體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句

楚人滅莒莒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杜處公貪璧馬之寶距絕忠諫傳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
各晉人執虞公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修虞之祀而
歸其職貢於王故
不以滅同姓為說

晉人執虞公

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耳其曰
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上之詞也不言以歸驢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
下陽於始而紀執虞公於後而以見棄
義趨利貨賄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書法只重滅而言執以見其為獨夫之賤曰晉人曰虞人不言以歸不
過其書法中伸出此三端耳當照傳以書法意化入講中以趨利棄義
亡國敗家重法垂戒意不必死就虞說○貪利意在商傳此
是儆始終而觀見貪利末有不亡國者重地蘊于晉二句

丁卯惠王六年

二十三年
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新城即新密
今榮陽密縣

春正月

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今榮陽密縣

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逃首止
之盟故也
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
不時城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春秋精義

春火精白

卷之九 唐公

侵宋為楚霸始

壯預

將尊師少春秋

稱將不稱師師

衆將卑春秋稱

師不稱將獨宣

二年大棘之戰

師將並書所以

重役衆慎擇帥

也鄭使高克禦

秋欲遠克而因

不恤師則經書

棄其師楚以六

卒從得臣慮喪

師而轉不恤將

則經書殺大夫

義各有在胡安

馬逸不能止卻

克以此成功御

八不使之張櫛

為之起乘華元

率四百六十乘

入鄭軍豈平軔

所能敗事料之

殘民以逞實主

帥先幾之也城

者一謳莫逃清

議而以大度包

容目之則謬甚

姜炳璋

一宋耳非夷夏

之曲直勝負分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侯譖陳轅濤塗而誘齊齊賜以鄭虎牢又

美城其賜邑有取死之道矣齊從楚則鄭

伯之志不反已而殺大夫以文過故著其事

殺且明殺之不以其罪也

會盟于塗母

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盟鄭將服而使來

聽命也鄭伯不自來慮見執也華謀藉齊以

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齊是背父而為姦也

齊拒之義也而猶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

鄭伯畏威而懷德卒至乞盟也陳侯盟首止

從代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位四十年矣

蓋老而疾也

公子友如齊

自是公與友迭如齊朝聘於伯主勤矣

欽盟于洮○八年

按左氏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

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

洮謀王室也定位而後發喪考之經文冬十

二月丁未天王崩則八年春天王尚在也秘

不發喪或取權於旬月者有之矣不可以經

年且叔帶母弟更難以秘喪欺也然以王人

受命與諸侯盟諸侯盟王人可知矣王人下

土之有難諸侯之同獎王室可知矣王人下

土也序於方伯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鄭伯乞盟

書乞盟鄭之也有前之逃不得不出於乞也

乞盟不言使大夫親至會也然則得與盟乎

曰觀次年葵邱得與則此盟得與可知矣不

馬末襄圖伯而

將卑師少稱人聲畢致討曰伐鄭伯背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

桓公復治之鄭伯於是殺申侯以說於齊稱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

自反內忌驕驕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如

申侯者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華鄭世子華盟于塗母

齊侯修禮于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太子華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

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去之以為成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

姦殺之無乃不

可乎齊侯辭焉

借盟何傳合諸侯尊天王句發通王貢伯主之尊

王也誅于華之姦只起處一點不必以忠孝分對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昭公卒于其公襄立

楚成執于瀝店之上曲在楚矣故有城濮之師以強乃勝之而不可來昭被試而晉及諸侯昧乎殪鼓之靈曲在晉矣故有侵鄭之陋以中國正之而不能勝

序而別言之者騰鄭伯之不明大義而輕於去就也

秋伐晉

乘晉亂也世子殺公子心國內不協故秋乘之晉起房唯遂變生敵國可畏哉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夫人左以為哀姜是也致者主於主於廟也哀姜葬八年矣今始致何也蓋以罪致討雖殯葬如禮然疑而未耐于廟今因禘而卒我之非禮也

志崩不志葬晉不會也
宋桓公也輔齊以圖伯凡安內攘外之事無不從也滅小降弱之事未嘗與也亦賢君哉不書葬不往會也

會于葵邱
襄王初立應后猶在叔帶同襄桓請王命而何預伏一彌明桓侯王亦出重臣以臨之而殺謀賊矣然桓侯能帥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天王自尊

以尊之者耳非貶鄭伯今日之乞貶其所以致此乞也此等題以虛對實不整俱從聖人意上發小分承接為妙聖人意在重明故序王人於上則其情見義王人以命故尊尊君之義明矣全在聖人意上發

夏秋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杜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

廢於禮不因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此傳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僖公本娶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齊公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穀梁以為僖公之母戚風也致之於廟立以為夫人三傳互異乃爾然胡傳從穀梁之說庶幾為確

試音

禘天子之禮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事上帝宗廟之禮事其先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僖不誠而非所以事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觀而往吾不欲觀之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氏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稱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姓矣
禘僖即提起重私恩崇母作敗不稱姓氏用致即作事實成風向有而日致者禮非夫人不與祭成風妾也今始與祭成為夫人耳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林惠王崩于襄王立實以前年開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杜四月盟林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儀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杜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

字宋子襄公也傳例曰在葵葵侯曰子陳留外黃縣東有葵邱林衣裳之會九

知鉏鵠觸槐不
即盾殺之而特
文致其辭乎公
事專重討賊左
氏專重越竟夫
即越竟亦闕耶
之舍爵而行也
即討賊亦齊人
殺彭生塞責也
而況不出山者
未必不侯宰之
推刃不討賊者
未必不殺穿之
其謀經書趙盾
試其君六年又
書晉趙盾侵陳
諸侯不能討盾
向望盾之討賊
哉姜賈
楚莊盟會之先
入周強問鼎無
君之心著矣後
此平陳服鄭皆
春秋所不亨也
然欲取則不敢
竟取觀兵終不
敢用兵未必非
王孫滿論有以
戰之也呂祖謙
鄭文公之子六
人惟穆存焉穆
公之生也有夢
蘭之祥有始甥
之吉是以子孫

叔帶不足慮矣乃於衰極之中而講會盟非
禮也適我天子之宰於葵邱非度也北伐山
戎南伐楚西為此會名爲尊王室圖伯而已
矣宰周公以冢宰而兼三公也不殊會之者
宰周公亦人臣矣非世子諸君比也宋子宋
襄也喪未踰年故稱子背噴出會非禮也君
子不齊人之喪亦不爲人奪其喪齊侯來子
皆過矣

伯姬
伯姬不稱子公姊妹也內女爲夫人繫國不
繫國未適人也何書卒許嫁於諸侯也許嫁
不爲嫡也

諸侯盟于葵邱
書諸侯盟周公不與也陳傅良曰桓洮洮之
會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邱序
宰周公子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於首也
不敢盟世子且帥諸侯以會世子焉桓知節
矣是也夫自再盟幽而諸侯協治戎却狄帖
楚而列國安會首止及洮而王室寧至葵邱
而伯業盛矣經於其事而以桓辭書之下震
其功而律以禮以王道治之也

晉侯僖諸卒
晉侯外滅人國內殺其嫡身歿而亂宜哉
殺奚齊
嗣子遇弒雖未逾年稱君齊舍是也舍正也
此書君之子何非正也不當立而尊嫡也不
書弒不成君也

公如齊
晉始朝齊也宗國且然他國可知矣諸侯諂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日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昨且有後命曰
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
天子之命無下拜恐煩賜于

比
下以遣天子羞敢不拜命

比
率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
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擄定人臣二字見宰孔職任雖重猶是人臣之職人臣之任也豈常
尊者可比以職任之重故起重無常尊上節就立身言義就事君言
杜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
杜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
杜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
杜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

會盟同地再言葵邱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罵大邱之
會美之大者也自初命至五命以是爲盡祭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
也觀孟子所載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政明禁土五禁須融點勿漏勿營禁是周室盛時之禁東遷以後王禁
不行桓公起而申之志在尊王此諸侯所以咸喻也玩得咸喻不敵諸
約皆實心實事尊同八心如何不喻此所以爲美之大也

甲子晉侯僖諸卒
杜未同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
卒晉里克殺其君之奚齊
杜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子之奚齊受
命繼位無罪故里克稱名林是年晉里克弑其
君卓晉惠
公夷吾立

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
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

孔多七穆蕃庶伯主肆故書之以傷王室之曰微也

焉或謂鄭之將與在得燕結不知昔桓公受封國人愛之入為司徒周民和集而犬戎作難竟死王室武公繼之爰定東周是鄭之先蓋嘗有功於國有造于理即無燕結穆公固將生也馬

鄭靈之弑子公松子為之而經書歸生紆弑君或以為權不足子家懼曲解夫宣二年大棘之役獲夫二卿禪諫猶謂權不足乎且龜之弗與公譏子公而弗譏子家謀之欲先子公不他請而專請子家後襄去穆氏欲逐子公而弗逐子家至斯子家之棺必俟之子家卒後然則權不周之冬酉戌亥月也總三月而大雨雪失時

伯主肆故書之以傷王室之曰微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在王畿狄滅之無王甚矣齊桓若不聞焉深責齊也
晉弑其君卓及荀息
卓亦庶也書弑者正其為里克之君也里克好勇而不知義當申生之被讒以死也不能爭而欲以中立苟免申生既死君立奚齊矣里克悍然不顧君臣之義而殺之然猶云有奪嫡之嫌也今荀息立卓則又弑卓其無君而佑亂也甚矣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罪前書殺其君之子繼書弑其君深罪里克也荀息從君於晉而書及書官者能守信以死君難視苟免者猶愈焉

子也春秋書此為後世戒

辛未襄王二年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國林魯始屈於大

狄滅溫溫子奔衛
蘇子無信也蘇子振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威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于世子而死于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

及其大夫荀息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其大夫荀息不失其官也於荀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山戎主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杜奚其者先君所命卓子又以在國嗣位未為無道而里克親為三惡之主累弑二君故稱名以罪之

秋七月
大雷雨雪
杜平地尺

壬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齊殺其大夫不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冬大雨雪
杜平地尺

壬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齊殺其大夫不鄭父

杜以私怨謀亂國書名罪之書春從告

冬大雨雪

杜平地尺

壬申襄王三年十有一年

春齊殺其大夫不鄭父

足者公也非子也且恒憂災故志也

家也子家朝以晉殺丕鄭父○十一年

諾靈公以死矣經之旨蓋知是美炳章

鄭小而弱楚貴而驕子產能卻之使館于外宣

以周魯之裔適于高因何也始則倚齊取國繼則賂齊請會終則賂齊求安計

自逆女也奔衮公之趨走無虛歲皆取辱之道也胡安風

留車婦道也反馬增道也僅子齊高固一見孔

魯伐莒取向踰為其從齊也盟貫之初不敢伐者齊勤也召

年書秋蟲食齊陵之後反伐之者齊怠也方寸之敬肆于里

伐桀是年書大早雖大兵之後曰有食之○十二年

必有凶年亦成不書朔官失之楚人滅黃

災者也胡安風滅不書伐此特書之者見被伐久矣告問已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棧不濟矣冬秦伯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日

遂役丕鄭丕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

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陽穀之

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要模寫韓伯與為伯者

秋八月大雩雩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黃人不歸楚

殺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

故君子闕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歷更三時告

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濫皆不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棧不濟矣冬秦伯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日

遂役丕鄭丕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

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陽穀之

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要模寫韓伯與為伯者

秋八月大雩雩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黃人不歸楚

殺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

故君子闕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歷更三時告

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濫皆不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棧不濟矣冬秦伯使洽至報問且召三子卻芮日

遂役丕鄭丕豹奔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杜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

齊桓微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於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陽穀之

會觀之齊桓霸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

此類屬詞比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

要模寫韓伯與為伯者

秋八月大雩雩人出會不恤民之應

冬楚人伐黃黃人不歸楚

殺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

故君子闕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春秋之所取也被兵城守歷更三時告

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滅弦滅濫皆不